

黃帝外經

從化篇第五十七

原文

天老問曰：燥從熱發，風從燥起，埃從風生，雨從濕注，熱從寒來，其故何歟？岐伯曰：五行各有勝，亦各有制也。制之太過則受制者應之，反從其化也。所以熱之極者，燥必隨之，此金之從火也。燥之極者，風必隨之，此木之從金也。風之極者，塵霾隨之，此土之從木也。濕蒸之極者，霖雨隨之，此水之從土也。陰寒之極者，雷電隨之，此火之從水也。乃承制相從之理，何足異乎。天老曰：何道而使之不從乎？岐伯曰：從火者潤其金乎；從金者抒其木乎；從木者培其土乎；從土者導其水乎；從水者助其火乎。毋不足、毋有餘，得其平而不從矣。天老曰：潤其金而金仍從火，抒其木而木仍從金，培其土而土仍從木，導其水而水仍從土，助其火而火仍從水，奈何？岐伯曰：此陰陽之已變，水火之已漓，非藥石針灸之可療也。

註釋

陳士鐸曰：言淺而論深。